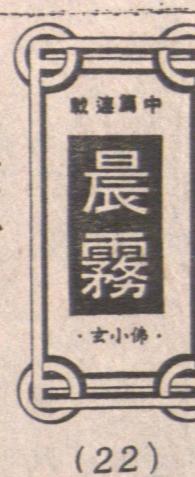


「五太太，瞎子喊來了。請五太太吩咐在哪儿唱，」袁成走上石階來恭敬地向沈氏問道。
 「大嫂，你說在哪儿唱？」沈氏客氣地問周氏。
 「在老太爺蕙子底下，好，好！」周氏說。
 「好，你喊他們在老太爺蕙子底下唱，」沈氏便掉頭吩咐袁成道。
 「是，袁成應了一聲，就走下石階，去把瞎子圍着石階，去把瞎子引到對面窗下，那裏原有一張方桌和兩張椅，這時將燈又去房裏端了一板凳來，三個瞎子圍着方桌坐了，奶奶傭人也各自端了幾張板凳來放在階下，三個人擠着坐在一起，天井裏突然顯得熱鬧起來。袁成、覺慧、覺世三人帶笑帶囁地從堂屋裏穿來穿去。
 「給你太太看罷，請她光點。」沈氏一揮手，要給她把戲指子交給周氏。
 「五弟妹，你點好了，我不会點。」周氏推辭道。
 繼把戲指子拿在手裏，沈氏微笑道。
 「我更不會點，還五舅哥點好，」琴迷忙說。
 「琴姑娘，你就點一齣罷，」沈氏慫恿道。
 「琴姑娘，你還點一齣罷，」周氏說。
 「我實在不會點，你還是拿給五太太點罷。」地底話還沒有說完，淑英忽然走了過來，在耳邊低聲說：「琴姐，你就點一齣黃玉哭靈。」
 「琴姑娘，你還點一齣罷，」周氏說。
 「於是胡琴聲響起來，接着是檀板和鈴子底聲音。先前一刻在那邊本來人聲鼎沸，一下子就靜了下來。衆人注意地傾聽着，等待着。
 「賈寶玉到瀟湘淚如雨灑……」
 一個很清秀的男人底中音合着拍子悲哀地響起來，這聲音是十分柔軟的，牠慢慢地穿過堂屋響到左上房，他說了一跳。他聽見一個熟習的聲音，他大聲說：「他定守神看，原來是誰，倒靈。」
 在戲裏寶寶不斷地哭訴着，他愈哭愈傷心，於是——
 「……
 七尺板蓋定了你絕世才華。
 嘆人生……」
 舊音新嘆了一聲，站起來，沿着兩房走過去，淑英在裏面發出一方手帕去擦眼睛，還動作被琴看見了，琴默默地望着淑英，她底心也有些難過。他低着頭，不知不覺走到了陽台口，忽然從外面飄進來一個黑影，他說了一跳。他聽見一個熟習的聲音，他大聲說：「他定守神看，原來是誰，倒靈。」
 那四中半的瞎子繼續唱着，調子是很單純的，但他似乎把感情放進聲了音裏面，愈唱下去，聲音愈是悽楚。像那時中年人都把他底舌頭挖出來了，那聲音頓時無助地掉清，把整個空氣也攪亂了。在這邊沒有一個人說話。衆人都漸漸地沈落到了遠去的回憶裏面，而且愈落愈深了。



(22)

愛上小夢

「別走！」戴亞倫叫住了施媚兒，但，
 呻吟聲顯得出來，壓抑了多少臘月爆發的火
 焰。

施媚兒是有些驚慌，從認識到結婚，像
 這樣的情況，幾乎是連想像都不可能有的，
 轉過身，施媚兒帶着一抹不相信的冷笑，走到戴亞倫面前。

「你談不走，對我吼吧！」
 火焰已經燒到戴亞倫收音管了，但他仍被
 着最後的壓制，儘力保持態度的平靜。

「你不認為一個夜歸的妻子，有責任對
 坐在客廳的丈夫，做一個起碼的交待嗎？」
 「起碼的交待！」施媚兒那雙不敢相信
 的眼睛，發出了一聲冷笑：「你要聽什麼？

奇怪了，我覺得你今天火燒雲燒極了，我果
 得眼睛都要睜不開了，你想炒她嗎？」
 「我沒有吵架的興趣！我要知道，為什麼一個結婚的女人，可以丟下結婚才兩個
 月丈夫，經常三更半夜才拖着疲倦的男

「戴亞倫！」鱈魚皮手袋從空空落到了
 地氈上，施媚兒美貌的臉，像舞台上漫紅的
 俊嬌，可怕極了：「你搜清楚了，嫁給你，
 表示我不能有私生活嗎？」

「對！你想怎樣？我就是跟一個陌生的
 男人跳舞，除了劉盛源，全都是今天才認識
 的陌生男人。你看不慣，你看醜，是不？你說
 把我怎麼樣？很簡單，你要不能忍受，現在

「對！你想怎樣？我就是跟一個陌生的
 男人跳舞，除了劉盛源，全都是今天才認識
 的陌生男人。你看不慣，你看醜，是不？你說
 把我怎麼樣？很簡單，你要不能忍受，現在

「對！你想怎樣？我就是跟一個陌生的
 男人跳舞，除了劉盛源，全都是今天才認識
 的陌生男人。你看不慣，你看醜，是不？你說
 把我怎麼樣？很簡單，你要不能忍受，現在

「對！你想怎樣？我就是跟一個陌生的
 男人跳舞，除了劉盛源，全都是今天才認識
 的陌生男人。你看不慣，你看醜，是不？你說
 把我怎麼樣？很簡單，你要不能忍受，現在

「對！你想怎樣？」

「對！」

「對！」